

◆江湖险谱

接到快递电话,以为是昨天下单的书到了,拿到一看,是汪琼从杭城寄来的三本精美的丰子恺系列笔记本,装在雅致的盒子里,盒子上一群白鹤飞向红日。

我与汪琼相遇于师范。十四五岁的年纪,喜欢成双结对。她能说会道,绣口一吐,就是半池春水。她爱读善写,大笔一挥,就是小诗一首。她博闻强记,考前磨枪,总是名列前茅。

毕业后,我们各奔东西,在自己的时光里沉浮。再见时,她已安家宣城。

2005年暑假,第一次去她家。吃完饭,她就把我拉进书店,站在一堆专业书前,非要我买。那时我最讨厌看枯燥的理论书,更喜欢读小说、散文。可是,她意难却,只好选一本。

我知道她书读得多、文章写得好,开始想去了解她,于是读她的博客,这才发现,她对学生的爱,对教育的理解,已经高居云端。我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:她的世界里,学生是最美的花朵,在我看来顽劣的,甚至是无可救药的双差生,在她那里都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,在她的精心打磨下熠熠生辉……我一直自诩是个负责的老师,曾经为学生的逃课忧心忡忡,也为学生的玩世不恭彻夜不眠,总是一味地去责怪学生、家长、环境,很少反思自己,不去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,拓展自己的心灵空间,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。从那时开始,我每周读书、写作,雷打不动。

2011年,我通过选调,进入县城新建学校,发现原来仅凭着勤奋就能取得好成绩的招数不灵了,因为别人也同样努力。教研员告诉迷惘的我,读书。可是,读什么呢?马上打电话给汪琼。她高兴极了,给我开了许多书单,尽管我似懂非懂,还是认真做了笔记。

其实,师范时我也是文青一枚,晚自习也无病呻吟将平常的日子叠成浅浅的哀伤。只是,工作后在柴米油盐

我和她

郑丹

中苟且,遣散了文字。学校第一次元旦晚会,要每个办公室派个代表演讲。这个任务落在我头上。演讲稿倒也不难,我写完后发给汪琼,请她修改。她给我改了一个题目,又在语句上打磨了一番。一时语惊四座,多年后同事还提起。他们不知道,我的背后有一位指导老师。第一篇获奖论文《切得深,入得精》是她拟的题。第一篇发表的论文也经过了她的修改。现在,我偶尔也会受人之托,才知道给别人修改真不是举手之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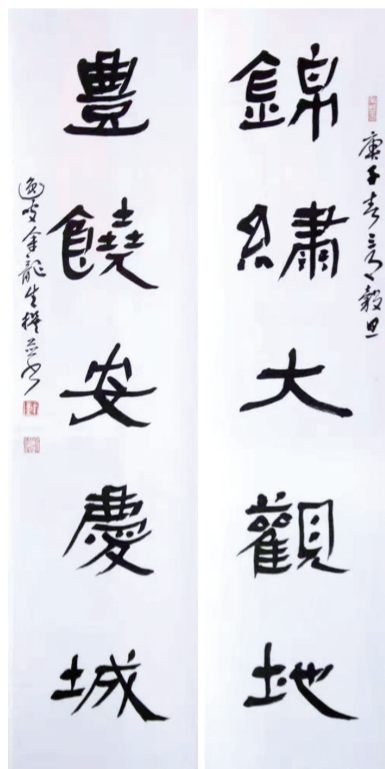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也是这样。最初,我的阅读书目都是她提供的,她每读完一本书就把封面发给我,并附上精彩片段。后来,我也根据自己的需求寻觅书籍。读到有意思的,也发给她。她喜欢的张定浩就是我发现的。我们常常戴着耳机聊书,下班路上聊,做家务时聊。她健谈,滔滔不绝,我迫不及待打断她,插入我的思考,思维在交流中碰撞,彼此都有新收获。天涯咫尺,她称和我聊天的时间比她老公都多。我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我们也线下相见。不管是先前穿过曲折幽暗的老小区的楼梯,还是后来走上花木葳蕤的绿化带,看到她微笑着跑来迎接,我都会欢心雀跃。她说,她最喜欢冬天的树,抖落一身的繁华;我却热爱春天的树,迎来新生的蓬勃。或许,这是我们生命的不同状态。但我们都是一棵努力生长的树。听说坐快1可以直接到我家,她也抽时间过来。我们在怀安河的栈桥上看着浮光跃金,也去海子故居沐浴诗风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,黄河之水天上来。说学生,说学校;也谈家庭,谈孩子;说过去,说现在;也谈困惑,谈社会。我们安心把自己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袒露。安得携手,说彼平生。我们参与了平生,当然携手。

她爱学生,爱她的老师们,爱她遇到的后学。她的朋友很多,教育界的

许多名流,一线的草根老师。她不炫耀,也不迷信;不自负,也不傲慢。她易感动,也颇理性。她著作颇丰却无荣誉加身,连个特级都不是。我曾问过她,为什么她受到许多压制却依然善待一切,她说应该是她小时候父亲给予她无条件的爱,爱人是一种能力。

三十年,穿过幽暗的时光隧道,有的原本很亲密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,为什么我们当初不十分亲密的同学却愈走愈近呢?我们讨论过,或许我们内心深处有着相同的特质,热爱读书,热爱教学,勤奋努力,十分要强。人生的际遇不同,她出发得早,我出发得晚。就像开头的白鹤迎日图,她带领我飞向那轮红日。



书法 余龙生

◆流年碎影

那年的中秋

何宏彦

三十多年前,我在师范求学。一天,接到父亲的信,说是为了起屋,准备烧一窑砖瓦,让我请假回家帮帮忙。我乘船往家赶。长江上熹微的灯火,江水拍打着船体的呼呼声,消解了我夜半的寂寞。下船已是后半夜,走过吵吵嚷嚷的栈道,盘算着离家还有一百多里,头班车还有几个钟头,是到侯船室还是到候车室去打发?

忽然就发现月光格外分明,昏暗的路灯几成多余!

更让我惊异的是,同班的“诗人”小影也背个书包从船上下来。她也是满眼的惊喜:“啊,像约好的一样呢!”说得我有些慌乱起来。我就对着那些昏黄的路灯,把请假的事说了一遍。

“我妈让我周末过来看看我妹妹。”小影道。

小影和我都喜欢文学,彼此都有些好感,平时在一起,除了生活上相帮,也谈学习之外的人和事,都是朴实、自然的表达。可面对中秋月光里的小影,我似乎有点不辨东西,手足无措,小影大概也看出我的窘迫,说:“去我妹那等天亮吧。”我们一起踏上一条正在新建的马路。无人的街道上,只有昏暗的路灯扰乱着月下的两个身影,微风轻拂着我们的脸庞,我们始终像没有连成线段的两个点。小影低着头,似乎在看着路面或脚尖,偶尔目光扫过我的脸,我却赶紧抬头去看那一轮明亮的月亮。

一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小影从包里拿出一个纸包,拆出仅有的一块月饼递给我,告诉我今天是中秋节。我回了一句:“中秋节?怪不得今晚的月光真亮!”

她握着月饼,看着我,我却说了一句:“我不想吃东西。”她便收回月饼。就这样,我默默跟着她,走到她妹妹的住处。

她的妹妹朦胧中起身开了门,她看上去比小影高大一些,却是一脸稚气。小影又拿出那块月饼,掰开一半给她妹妹,另一半和我分了。她妹妹一边吃一边甜甜地问:“姐还有钱买月饼?”小影看了看我,有点羞涩道:“寝室的一个同学给的。”

她的妹妹很聪明,一直想试探出我和她姐姐之间的蛛丝马迹,但却没有如愿。那晚,我和小影就像被抛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,静坐着,一直守到天亮。暗夜中,我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……

“曾像闪电,划过心头的阴霾!”一年后,我们毕业了,小影给我写下了这句赠言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我一直没明白。她写下这句话的时候,心中是否有旧年的那一轮明月?

◆边走边说

无穷的远方

胡 铭

看惯了鳞次栉比的大厦,是否会青山绿水感兴趣,是否会山野炊烟产生好奇?常年生活在河湖岸边的人,能否真正体会到黄土地的干裂和沙漠的苍茫?

中华文明,渊源流长,给人类留下了无数瑰宝。陕西看地下,山西看地上,那些文物、遗迹,是历史的见证。巍巍长城,雄奇戈壁滩、宽阔大草原、咆哮黄河水,无不展示出独有的魅力。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,朵朵精彩,语言、文化、习俗、饮食,如同花朵,在传承中绽放,韵味十足,置身其中,方知奥妙。迈出门,是更远的山,更广的天。移步换景,幸运者往往会看到自己的内心。

社会是由诸多不一样的人、不一样的事和不一样的景组成,我们自己究竟见过多少,又悟过多少。窝在家

里,总是咀嚼重复的过往,抚窗而望,什么都没变,只是外面的那棵树长高了。

曾到过不少地方,有城市,有乡村,有历史遗迹,有高山有大川,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妻子性格内向,一直不愿意多跑,没想到几次旅行之后,却改变了观念,组团也好,自驾也好,都是怀揣一颗快乐之心。我因时间有限,不能每次陪同,她便独自带着女儿四处观光。小女更是热衷于旅行,从小就跟着家人屁颠屁颠地跑码头,踏遍了大半个中国。眼前的一切,她细心观察,日出的瞬间、露珠的消失、景色的变幻等等,一一记入笔下。

父亲刚刚去世后,母亲终日忧郁寡欢,老同事的邀约,亲朋间的聚会,她一概拒绝,她锁住了自己,也锁住

了时间。无数次的规劝,也改变不了她。一年后,她总算迈出了家门。别样的空间,别样的气息,让母亲赢得了片刻的快乐。父亲的一帮弟子们每年都要组织一次远游,目的就是让我的母亲尽快走出困境。天空下的谈笑温暖如初,这一切让她舒心,让她看到了另一片天。

我曾见过耄耋老妪勇登天柱山,鲐背长者拄杖畅游灵山寺,三岁男童在母亲带领下策马驰骋大草原,他们挑战的不是环境,而是自我。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,更是一种人生经历。我无法探究他们的心态,但从他们的神情可以断定,他们是热爱生活、不甘寂寞、勇于向上的人。

走出家门,也并非一定就要去旅行。很多年轻人毕业后选择在外地就业,一盏明灯,一个饭盒,一叠书籍,简单而充实。尽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,有各种各样的困难,但他们追求的共性是一致的:让自己在外面世界的洗礼下,更加丰盛。

远方,并不远。无穷的远方,有着神秘的力量,有我们深爱的一切。